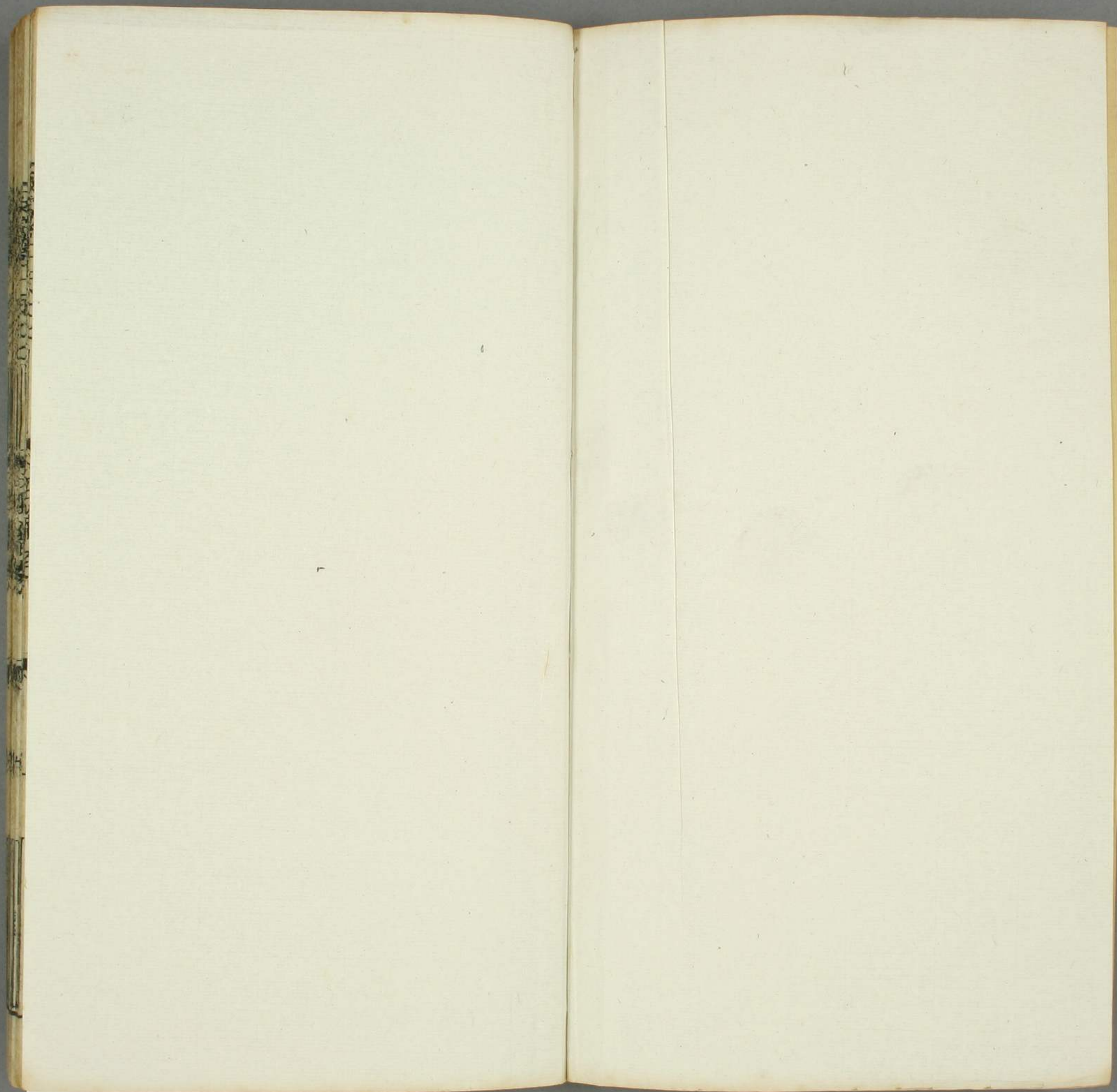


卷  
百七十七之百七十九  
經籍

伊 4  
1046  
53





74  
1046  
53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七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  
 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  
 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  
 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  
 屋壁頤師古曰家語云孔勝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  
 語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  
 孰是未知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  
 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利  
289  
53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七

經籍考

九

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註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此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來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語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不知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并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秦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秦誓真偽之說詳至魯共工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文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

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為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之吳氏曰伏生傳於既毫之時而安國為隸古文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詭曲聳牙至有不可讀者大矣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二之書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亂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成有一德說命三篇秦誓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臯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

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為四十六卷也其

餘錯亂摩滅者旧作九共九篇彙飲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  
 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津命祖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原命  
 仲丁河壺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未嘉禾承認為五  
 成王政將蒲姑肅慎之命毫姑凡四十二篇今亡承詔為五  
 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  
 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  
 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詳此章雖  
 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既畢會國有巫蠱事  
 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所作

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秦誓  
 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  
 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  
 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

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為小  
 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  
 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  
 藏之書半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  
 河内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  
 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  
 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  
 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  
 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  
 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  
 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  
 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

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舛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有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攷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堯誓共為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秦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求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伏生口傳而臧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偽作者也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臧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

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歛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為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辨科斗自以其意為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且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

一詔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懿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為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為也視前為有間矣是以前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為博攷經傳採摭群言其所發明信為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

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  
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  
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  
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日觀寧王以庶言同則六  
經字其垂裕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  
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

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  
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  
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  
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灑短刀何足云詳  
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

然則(書)入一爐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  
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嘆也亦可疑也然  
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云

漢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者謂七畧之外班氏新入之也  
其云出者與此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王元感以下不註錄四家二十卷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兩朝志二部一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宋中興志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人司農鄭玄註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傳引異言授授經而申證云

晁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陳氏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印板刊闕合更求完善本

牟長章句

本傳長習歐陽尚書建武時為博士遷河南太守註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

周防尚書雜記

本傳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後仕至陳留太守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間始顯詳見唐考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煩今改無陵之類是也按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裁于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然嘗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秦誓大義雖不遠而文不盡同意者安國以隸古定特失之耳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惲蔡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註解而逵父徽實

受書於塗暉遠傳父榮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按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何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為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為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為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耶然終有可疑者

石林葉氏曰今孔氏尚書本所謂古文尚書出魯共王毀孔子宅所得也孔安國為之傳會巫蠱事作不得列於學官故漢儒雖揚雄之徒多未之見西漢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揚雄法言稱酒誥之篇俄亡矣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交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記所引書及叙皆與孔氏本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者皆出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註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

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周上者死云云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註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素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攷朱子語錄孔安國解經最亂道者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十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之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况它先漢文章重原有力量它今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晁氏曰穎達因梁費昶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文志去穎達與李亨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庸隋德素王士雄趙宏智審覆長孫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為尤甚所記撰著人姓氏穎達往往不同

陳氏曰其序云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安國所註寢而不用及魏晉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江左學咸悉祖焉隋初始流河朔為正義者祭大寶集荷費彪顧彪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好改張前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未為得也

陸德明尚書釋文一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判定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穎書蓋今文自饒者多故音切彌省

陳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是也可證馬鄭非見古文又言梅賾所上亡舜典一篇以上肅註頗類孔氏故取三註從慎以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又言若稽古至重華

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或此下更有濟哲文明止乃命以位總二十八字

石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偽蜀周德真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書亦闕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又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按沈括筆談去雲土夢作又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為網未知孰是

古文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傳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

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攷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夾深鄭氏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玄為之註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之古書於理無碍亦足矣明皇之時去隸書既遠不通變古之義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尤多臣於是攷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文義兩不相違曰書攷迨武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見矣

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

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為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定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為科斗書傳於唐者為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

尚書廣疏

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穎達正義為本小加已意

尚書斷章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案其書略序衆篇大旨

尚書集解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顧臨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範蘇子才宋正夫吳牧所撰後人集之為一編然非全書也

胡翼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尾

張晦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景晦之撰景當景祐三年為房州參軍著論也

篇

楊元素書九意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云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而仲尼或刪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皆言之書獨無其法邪

故作斷堯舜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周書費誓秦誓意九篇

蘇明允洪範論圖一卷

晁氏曰三論皆援經繫傳斥末以歸本二圖一以指歆向之謬一以形其意或去非詢作

孫莘老書解十三卷

晁氏曰覺仕元祐謂康三以喪服見諸侯為非禮蘇氏之說本此

新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王雱元澤撰熙寧時頌是書于學官用以取士或少違異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學者喜攻其短自開黨禁世人罕稱焉

陳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寧三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進八年下其說太學頒焉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熙寧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充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雱惠卿弟升卿為修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雱蓋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于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鰐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更喪亂乃已

解書却須要盡解

王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

王氏洪範傳一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為蔽而思別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兩暘寒燠風而已大意謂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東坡書傳十三卷

晁氏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為多

陳氏曰其於亂征以為義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為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稷王初無憤恥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異

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朱子語錄云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

穴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東坡書解却好它看得文

勢好

書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

古三墳書一卷

晁氏曰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所

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畧隋志皆無之世以為天覺偽撰

陳氏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

不經蓋偽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華之言蓋自孔

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于時固

已影嚮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况皇謂之墳

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為明甚人之好奇有如

此其僻者晁公武云張商英偽撰以比李筌陰符經

石林葉氏曰古三墳書為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知其為何語

其妄可知也

夾漈鄭氏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

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

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

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連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

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大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

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

而八之為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於唐州北陽



之民家世疑為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為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况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於近代亦不為異事也

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杳不知其為何語矣况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為繆妄可知矣深好奇而尊信之過矣又况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墳氣墳形墳而以為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並稱乎

顏子范司馬無逸說命解三卷

晁氏曰皇朝吳安時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筵顏復說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伊川書說一卷

晁氏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洪範會傳一卷

晁氏曰皇朝孫諤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先儒頗攻王氏之失

二典義一卷

陳氏曰陸佃農師撰佃為王氏學長於考訂

石林書傳十卷

陳氏曰兼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群書彊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最為精耳

中興藝文傳曰其書頗採諸家之說而折衷其是非

石林自序曰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說莫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叅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為書二十卷十二萬有餘言

書輝傳十三卷

陳氏曰太常丞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詁訓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考據詳博

書辨訛七卷

陳氏曰樞密院編修官鄭樵漁仲撰其目曰糾謬四闕疑一復古二樵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然頗迂僻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

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為博士發明理學為陳博士書解

陳氏曰秦檜子熿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熿為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熿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毋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沒今觀其書詔與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關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于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耻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無垢尚書詳說五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墮於淺狹故讀其

書者亦往往有得焉

程大昌書譜二十卷

陳氏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為一論

程大昌禹貢論圖共四卷

陳氏曰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漢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為舊傳失實皆辨證之博熙四年上進字由廣矣上下數千載幅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心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抵牾然要為卓然不詭隨傳註者也

東萊書說十卷

大愚叟書後曰尚書說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已亥之冬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君

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喜為書也然聽之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一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聞而復有詳畧得失之異則其差為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尚書置几間而為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泝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衍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以是而廢夫世之所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再歲伯氏下世整次讀詩記猶未終篇書及三禮皆未及次第攷論而書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官書來求紀其本末義不得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于卷末

陳氏曰今世有別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萊本書也  
朱子語錄曰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  
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難說今只是彊解將去爾要  
之伯恭却是傷於巧

晦庵書說七卷

陳氏曰晦庵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為此書晦庵於書  
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為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彊通今惟二典禹  
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它皆文集語  
錄中摘出

書古經及序共五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分經與序仍為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蔡九家書集傳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  
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沉自受讀以來沉  
潛其義參攷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與旨乃述舊聞二  
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云  
尚書講義三十卷

陳氏曰叅政張綱彥正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歷蔡京主黼  
秦檜三權臣乃不為屈紹興末預政此書為學官時所作  
林少穎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

陳氏曰少穎從呂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人  
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它務  
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

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  
朱子語錄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黃度文叔書說七卷

陳氏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閩江淮著述不輟時得  
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為友朋道之

袁燾潔齋家塾書鈔十卷

陳氏曰其子高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

袁氏家塾讀書記二十三卷

陳氏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畧倣呂氏讀詩記集諸說  
或述已意于後當是潔齋之族

尚書精義六十卷

陳氏曰三山黃倫彝卿編次或書坊所託

梅敷搜書集解

陳氏曰其書三冊不分卷不著名未詳何人

柯山書解十六卷

陳氏曰柯山夏僕元肅撰集二孔王蘇陳林程頤張九成及諸  
儒之說便於舉子

書少傳十八卷

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南塘書說三卷

陳氏曰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  
此文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摺擊舐排則似過甚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八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經籍考

經詩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為數

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刪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絢之著也此鄭風君子借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節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改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漢書師古註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

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眾所宗此無它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

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  
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  
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  
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鳴鴉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  
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  
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  
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  
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  
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  
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  
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  
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  
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  
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  
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  
今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鑿鑿為  
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



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

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詩序為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

孔安國以為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有序卦彖象  
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  
遺法况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  
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  
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為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  
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彊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  
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  
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為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  
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  
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先後豈  
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  
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之則可

以知訓戒學誦者誦之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其載在  
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於理  
為近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  
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  
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篇毛  
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  
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  
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  
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况公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  
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  
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  
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

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以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論邨柏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忍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彊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栳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頌人濟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彊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彊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太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設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攷者謚亦無其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誅

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  
之若將以衡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  
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  
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  
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  
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為陳  
古而刺今是使讀書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對其上者所在而  
成群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  
辨又論桑中序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依序之首苟以為刺奔  
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  
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

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  
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  
也然嘗誡玩之則其賦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  
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  
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  
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  
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  
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唯無益始又不  
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  
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  
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  
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

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  
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鄭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  
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  
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  
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  
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  
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  
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  
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  
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設矣曰然  
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  
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

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人有邪正美  
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  
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  
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  
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  
未足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彊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  
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  
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  
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  
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籍令其深得經意亦  
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

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

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來掇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羨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鴉羽陔帖之詩見於變風序以

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  
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  
叙饑渴之情狀憂老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  
此詩之辭同意異而類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  
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  
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  
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閱勞者之口則  
為正雅而出於因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  
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  
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  
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采芣采芣之不言所謂叔  
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

說索詩辭別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  
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聖  
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  
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乎以文公詩  
傳攷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  
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  
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  
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  
蘼兮狡童褰裳風風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  
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  
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耻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  
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

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

君思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語如靜  
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為序者之德必以為詩無  
一節不為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於溫柔敦厚之  
教焉謂古者庶人諷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况變風變雅之  
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  
過縱使發亂之辭太過如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為愛  
君愛國不能自己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諷之名而自處於  
淫誣之地則夫身為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  
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  
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  
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  
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  
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  
於文亂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  
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  
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曼叔源輩作為樂府備狹邪妖冶之

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雅士深斥之口不道其  
詞家不畜其書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  
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為之訓釋使後學誦其  
文惟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  
可以為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  
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漸矣又何待吾之  
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閱惜而遂幡然遽有懲  
創之心耶愚又以為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泆  
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  
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頰發赤且  
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  
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



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劄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糲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而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

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况邛邛之未泯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况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佚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憲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

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  
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  
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  
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  
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天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  
亦未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亦  
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芣為隲亦必  
以邪視之如不以揚之水為閨無臣而俱指為淫奔謹浪要約  
學校發不以揚之水為閨無臣而俱指為淫奔謹浪要約  
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嘗  
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  
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  
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  
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

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  
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  
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  
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  
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  
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  
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  
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  
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  
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  
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  
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

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彊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  
用之於燕享之祭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  
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  
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  
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  
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奮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  
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  
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  
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  
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  
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  
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

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  
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  
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真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  
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  
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空因其一語之  
贅疣非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為之訓釋也  
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  
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群山圍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  
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  
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  
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  
誠齋之詩曰飽喜饑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雖逃暮四

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後君督過之意至此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為雖脫吏責尚麼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為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鷓鴣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

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為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邨栢舟毛序以為仁人相遇而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群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群亦是愠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為

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為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

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鳴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缺疑異時嘗舉史缺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為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鷓鴣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

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  
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為何語  
矣蓋嘗妄為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  
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  
晦者亦所不廢如不音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  
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  
弓豈不欲性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洩  
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  
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  
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之心高尙禮義不愆何恤人言  
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

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  
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  
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然於去聖千百年  
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  
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為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  
之臆說視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  
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踈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  
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為後人臆度之說則此與諷詠  
之詞其所為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誓兒高之隱語蔡  
邕黃絹幼婦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為猜料之工拙恐  
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  
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

宋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涓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  
正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  
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翫也夫以  
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  
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  
深以為然故復撫述而不作多聞缺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  
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

文獻通考

卷之一百七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九

鄱陽 馬 端臨 貴興 著

經籍考

經詩

漢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許叔才以下不著錄三家三十二卷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典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韓嬰詩 外傳共十卷

本傳嬰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仕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晁氏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經

蓋寡而遺說往往見於它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

同此書稱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容齊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

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

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子家有其書百

卷第二章載孔子南游適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令予貢以徵

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繆戾甚矣它亦無足言

陳氏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舊六卷今十卷蓋多雜說不專解

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毛詩故訓傳二十卷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為卜子夏所作

韓愈嘗以三事疑其非蓋本於東漢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

甫獨謂詩人所自製韓詩序若言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

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況文意繁雜其

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

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

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

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

歟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

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遺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為箋又



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傳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詳此意或云毛公曾為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為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之殘則其為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為機非也機自為晉人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為正然書但附詩釋詁嘗於來獲似非通儒所為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歟

陳氏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據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毛詩正義四十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諸儒判定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淮等奉詔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為詳

晁氏曰穎達據劉玄劉焯疏為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詩譜一卷

兩朝國史志歐陽脩於絳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補成進之而不知注者為太叔求也

歐陽公自序曰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子嘗依其箋傳攷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主民玄鳥

上陳稷契下迄一作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

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

方言訓故一作盛衰治亂羨刺之方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

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易者意其為說不止

於箋傳而恨已一作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遍通其旨夫不

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辨而欲斷其訟之

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傳鄭氏詩譜最詳

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摠自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

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

自周公至太平已上晉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

倒錯亂不可復攷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

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

鄭同出於周邶鄘并於檜檜魏無世家其可攷者東齊衛晉曹

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邶齊魯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

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魯檜陳曹此孔子未刪詩

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

曹邶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

鄭譜嘗略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鄭之說為詩

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

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有其圖庶幾以見予於

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

益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

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子頌達正義增損塗乙

所載之文補是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三云增損塗乙

改王者三一作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一有

矣字

毛詩小疏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為本刪取要義輔益經注云

毛詩指說 崇文總目唐成伯瑛撰略序作詩大指及師承次序

毛詩斷章 崇文總目唐成伯瑛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

右經毛詩二十卷

晁氏曰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毛詩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叙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之為者歟

詩折衷二十卷

陳氏曰皇祐中莆田劉宇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蓋倣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故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此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恠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朱子語錄曰歐公詩本義然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也無妨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

陳氏曰其書先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已見末二卷為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通魯存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存附于卷末

新經詩義三十卷

晁氏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云蘇子由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說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

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非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渙滓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一言也

伊川詩說二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之所談之經也

毛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平撰一卷

陳氏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陳少南撰凡二十卷

詩學名物解二十卷

陳氏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婿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

釋雜凡十類大略如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詩物性門類八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多取說文今攷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稟也  
詳見埤雅

廣川詩故四十卷

中興藝文志董道撰道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它書時得  
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為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不可  
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故為備以最後出  
故獨傳乃据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序決非子夏所作建  
炎中道載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也

陳氏曰道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道藏書  
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道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

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為之然則安得便以為齊詩尚  
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  
絕云

毛詩補音十卷

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釐慶之為  
羌馬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燕燕  
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辭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糾繆  
正俗以傳毅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  
之所存大略倣此其接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翁注楚辭亦用  
棫例皆叶其韻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為詩作也要之古人韻  
緩之說最為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補

朱子語錄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熟尋得當時不魯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甫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迨違才老欲音嚴為莊云避漢韓却無道理某後來讀楚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徃徃無甚意義只恁他打過去也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來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

夾漈詩傳 辨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

家謙慶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馮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氏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為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為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二而真偽未

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  
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  
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為不可信乃採之於  
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謾哉

李擣毛詩詳解三十六卷

陳氏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未用己意為論以斷之  
擣閩之名儒於林少類為外兄林李出也

詩風雅頌四卷序一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以為序出後不當引冠篇首故別錄為一卷  
晦庵詩集傳詩序辨說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以大小序目為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  
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

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  
云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裁貫穿如  
出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  
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

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  
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貫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度文叔詩序三十卷

水心葉氏序曰公於詩尊叙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衆  
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然則性

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群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耳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其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

項安世毛詩前說一卷

陳氏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為之說其曰前說者末年之論有少不同故也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

陳氏曰不解敦魯二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王景文詩總聞三卷

陳氏曰自序云所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門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聞句讀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

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實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白石詩傳二十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巖因以為號

詩古音辨二卷

陳氏曰從政即信安鄭犀撰

詩攷五卷

浚儀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廩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主家者獨朱公集傳闕意取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九  
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筆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咀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天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